

論戰國時期言語異聲與楚系簡帛中的文字異寫*

——兼論戰國楚方言的性質

葉玉英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

楚簡中的形聲字異體、通假字、變形音化字、雙聲符字所反映的語音現象有三種：語音與戰國雅言完全相同、非常接近、或者有比較大的不同。其中第三種情況所揭示的當為楚方言。楚系簡帛中的文字異寫表明：至遲到戰國中晚期，楚方言已經形成。楚方言中保留了系統的清鼻流音和複輔音聲母，它們是西周春秋雅言的留存。戰國楚方言的形成是多民族語言融合的結果，只是在融合過程中華夏語起主導作用。楚簡中語音差別比較大的用字，很可能反映的是戰國楚方言中不同的語音層次或語言內部的演變。

關鍵詞： 楚簡 文字異寫 楚方言 變形音化 雙聲符字

* 本文英文版已於 2017 年發表，詳見 Ye Yuying, “Variant Speech Sound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Variant Characters in the Chu Manuscripts: On the Nature of the Chu Dialect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50, 3 (2017): 213-234.

* 【基金資助】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古文字異部諧聲通假與上古音研究」（編號 14BY099）；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16 批戰國楚簡諧聲通假數據庫建設與上古音研究」（編號 17AYY013）。

* 文中所用楚簡文字異寫的字例與拙文《據秦楚用字之異考察複聲母在戰國秦楚方言中的留存》（復旦學報 2017 年第 3 期）所用例證有部分是重合的。

從商周古文字材料來看，雖然生活在當時中國大地上的民族口語語言可能各不相同，但他們所用的文字卻大致是一致的。¹到了戰國時期，長期的政治分裂，使得「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說文解字·敘》）的局面日益嚴重。人們因口語語言不同，慢慢影響到文字上，也形成文字上較大的差異。目前古文字學界一般把戰國文字分成五系，即秦系、楚系、三晉、齊系和燕系。²在大量出土戰國文字材料的今天，不少學者都在探索戰國文字異寫的成因，³有的還對戰國時期的文字異寫進行比較深入的專題研究，⁴但他們都還沒有考慮戰國時期的文字異形是否與語言的不同有直接聯繫。我們認為，如果想要把握戰國時期文字異寫現象的本質，就應該將它與戰國時期的語言狀況聯繫起來考察。本文以楚簡為研究對象，探討楚簡文字異寫與戰國楚方言的關係。

- 1 山東鄒平丁公村出土的龍山時代陶文和江蘇高郵龍虬莊出土的龍山晚期陶文被認為是古代東夷文字，考古還發現春秋晚期巴蜀文字和春秋戰國古越族文字。不過這些文字使用範圍可能有限，影響力也遠遠不如殷商甲骨文和兩周金文。在商周時代，起主導地位的文字系統還是商周文字。參看俞偉超：〈東夷系統的已佚古文字〉，收入《揖芬集——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頁139-146；馮時：〈試論中國文字的起源〉，《四川文物》2008年第3期，頁46-49；馮時：〈巴蜀印章文字考釋——巴蜀文字釋讀方法探索〉，《四川文物》2015年第3期，頁32-36；王志平：〈「東夷文字」的系屬與語言接觸問題〉，《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李學勤先生八十壽誕紀念論文集》（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頁589-602。
- 2 李運富對此持反對意見。他認為戰國文字從總體來看，仍然是一個系統，只是在這個系統內部有比較多的個體字符差異和局部風格的不同。戰國的分裂並沒有造成漢字體系的分裂。參看李運富：〈戰國文字「地域特點」質疑〉，《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5期，頁170-182。
- 3 張振林：〈戰國期間文字異形面面觀〉，收入向光忠主編：《文字學論叢》第二輯（武漢：崇文書局，2004年），頁346-353；孔祥卿：〈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戰國時期漢字狀況與彝文現狀之比較〉，收入《文字學論叢》第二輯，頁354-377；陳偉武：〈一簡之內同字異用與異字同用〉，收入陳偉武主編：《古文字論壇》第一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35。
- 4 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2年）；陳斯鵬：《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魏慈德：《新出楚簡中的楚國語料與史料》（臺北：五南圖書，2014年）。

一、戰國時期楚國語言使用狀況

周祖謨認為在春秋時代，「至少周、鄭、曹、許、陳、宋、魯、衛、齊這一廣袤地區有了區域的共同語。這一區域共同語到了戰國就發展成為黃河流域以至長江流域的共同語。……這種共同語就是漢代以後發展為全面共同語的基礎。」⁵ 這種共同語被稱為「雅言」。與雅言相對的是各地的方言或土語。據典籍記載，春秋時期楚方言與古越語是不能通話的，需要翻譯。劉向《說苑·善說》中記載鄂君子晰聽不懂《越人歌》，只好找來越人翻譯，將《越人歌》的歌詞譯成楚方言。劉曉楠認為，「當時漢語楚語、越語（即吳越語）與中原的夏語（即雅言）有很大的不同，三分天下。」⁶

關於楚方言的形成過程，有的學者認為它是從華夏語演變而來的方言，有的學者則認為是不同語言之間相互交融的結果。吳安其認為西周時期黃河流域大約分布著東部、中部和西部三種主要方言。東部和西部的漢語方言分別承襲商代東、西部方言的特點；楚方言是原來東部方言傳播的結果。春秋時期漢語已傳播到長江中下游的楚、吳地區。⁷

鄧曉華反對將某種方言的形成發展看作是祖語文化一條直線貫穿下來的線性語言史觀，並提出「交互作用圈」的概念，主張從族群互動、語言接觸及與區域文化特徵的關係的角度來探討語言的形成。⁸ 學者中主張楚方言的形成是不同語言之間相互交融的結果的人，也都承認華夏語的強勢地位及其強大的輻射作用，不過他們也關注戰國楚方言中的非漢語成分。在古書中，楚和吳、越一樣被稱

5 周祖謨：〈漢語發展的歷史〉，《周祖謨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頁7。

6 劉曉楠：〈歷史方言研究的本體與特徵問題〉，收入《21世紀的中國語言學（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459。

7 參看吳安其：《漢藏語同源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65；吳安其：《文獻語言的解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頁259-285。

8 參看鄧曉華：〈關於古南方漢語非「漢」說〉，收入陳支平主編：《林惠祥教授誕辰100周年紀念論文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70-86；鄧曉華：《人類文化語言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90-94。

為蠻夷之國。楚王熊渠還自稱「蠻夷」（見《史記·楚世家》）。雖然楚國王族是不是蠻夷還有爭議，但其治下的百姓多為蠻夷則毋庸置疑。楚國境內的蠻夷，有南蠻、東夷、西戎和越族。⁹ 考古研究表明，長江中游地區的新石器文化是與黃河文明並行的一支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是三苗的活動區域。羅運環認為，「屈家嶺、石家河文化遺跡遺物當是苗蠻居民生活在江漢地區時所遺留的。」禹征三苗後，半姓部落離開中原故土，南遷江漢地區。「其中心活動區在『荊山』一帶，故有荊楚之稱。」¹⁰ 有學者認為楚國的土著居民主要是苗族，¹¹ 早期楚方言屬苗瑤語。¹² 田玉隆等學者將苗語跟揚雄《方言》中的楚方言對照，發現其中有一百一十條與苗語東部方言相同或接近，占《方言》所收約二百條的百分之五十三強。¹³ 陳士林認為涼山彝語與古楚方言不僅同源詞多，互相對應的語法分化形式也多，而且詩歌相似。彝語屬藏緬語。¹⁴ 李恕豪也認為楚方言與藏緬語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古代楚國的某些民族說的是一種藏緬語。¹⁵ 葉曉峰的研究表明上古楚方言與說南亞語的濮人關係密切，因此一些古楚方言特徵詞來自南亞語。¹⁶ 嚴學窘考察了楚方言中遺存的少數民族語詞，指出楚方言中有壯侗語和苗瑤語，但主

-
- 9 普珍：《彝文化和楚文化的關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3。
- 10 羅運環：《出土文獻與楚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頁309-317。
- 11 參看羅運環：《出土文獻與楚史研究》，頁309-313；石宗仁：《荊楚與支那》（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頁5-14；鄧曉華：《人類文化語言學》，頁93。
- 12 參看李新魁：《廣東的方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44-45；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著，游汝杰譯：〈上古時代的華夏人與鄰族〉，收入王小盾編：《揚州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350-353；石宗仁：《荊楚與支那》，頁236-325；田玉隆、丰城、龍伯亞：〈楚語和苗語詞匯音義對照舉隅〉，《貴州民族研究》1984年第3期，頁163-165、183；龍文玉、麻榮遠：〈苗語與楚語——兼答夏劍欽同志〉，《學術研究》1983年第7期，頁45-52、65。嚴學窘認為楚方言中有苗瑤語，但以壯侗語為主。參看嚴學窘：《嚴學窘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頁402-403。
- 13 田玉隆、豐城、龍伯亞：〈楚語和苗語詞匯音義對照舉隅〉，頁163-165、183。
- 14 陳士林：〈彝楚歷史關係述略——涼山彝族東來說〉，收入張正明主編：《楚史論叢（初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19。
- 15 李恕豪：《揚雄〈方言〉與方言地理學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頁8-9。
- 16 葉曉峰：〈上古楚語中的南亞語成分〉，《民族語文》2014年第3期，頁28-36。

要是壯侗語。¹⁷ 龍耀宏認為侗水語關於漢語「官」的稱呼就來源於楚方言「莫敖」。¹⁸ 岑仲勉指出楚方言中有突厥語。¹⁹ 黃樹先認為古楚方言與藏緬語、苗瑤語、臺語都有關係。²⁰ 我們知道，楚國幅員遼闊，國勢最強盛時，其地東臨大海，西抵巴蜀，南入兩廣，北及陝南，包括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全境以及重慶、河南、山東、廣西、廣東、福建的部分地區。在春秋戰國期間，被楚國所滅的國家和部族約有六、七十個，²¹ 足見楚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因此戰國楚方言中必定有非漢語的語言成分。

傳世典籍中最能反映楚方言書面語的是《楚辭》。北宋黃伯思曾指出：「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²² 楚簡，特別是那些由楚人創作，記錄楚人社會生活的楚簡，能不能反映楚方言？楚簡中與語音有關的文字異寫，為我們探索這個問題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二、楚簡文字異寫與戰國楚方言的記錄

楚簡按內容分有兩種類型：A類是反映楚人的社會生活，由楚人直接創作書寫的，如文書、卜筮禱詞記錄、遣策贈書、簽牌、日書、詩賦以及記錄楚國歷史事件的文章。²³ 這部分楚簡文字記載了很

17 嚴學窘：《嚴學窘民族研究文集》，頁 402-403。

18 龍耀宏：〈侗水語關於漢語「官」的稱呼來源於楚語「莫敖」考〉，《民族語文》1991年第4期，頁 68-70。

19 岑仲勉：〈楚辭注要翻案的有幾十條（一名楚辭中之古突厥語）〉，《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1961年第2期，頁 53-72。

20 黃樹先：〈古楚語釋詞〉，《語言研究》1989年第2期，頁 109-117、45。

21 參看何光岳：《楚滅國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 1（序言）。

22 黃伯思：〈新校楚辭序〉，收入呂祖謙編：《宋文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據《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影印），卷九十二，頁 17b（總頁 1351-80）。

23 這類簡包括包山楚簡，新蔡葛陵楚簡，望山楚簡，九店楚簡，曾侯乙墓竹簡，仰天湖楚簡，長臺關楚簡，長沙楚帛書，夕陽坡楚簡，上博四《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旃》，上博五《東大王泊旱》，上博六《莊王既成》、《申公臣靈王》、《平王問鄭壽》、《平王與王子木》，上博七《鄭子家喪》甲乙本、《君人何必安哉》甲乙本，上博八《命》、《王居》、《志書乃言》、《李頌》、《蘭賦》、《有皇將起》、《鷓鴣》，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甲乙本、《靈王遂申》、《陳公治兵》、《邦人不稱》，清華一《楚居》，清華二《繫年》關於楚國歷史的部分。

多楚國獨有的職官名、地名、器物名、姓氏、月名、神鬼名、與卜筮祭祀有關的方言詞、連綿詞以及一些普通楚方言詞。²⁴ 郭店簡中的《老子》甲乙丙本、《太一生水》、《五行》、《緇衣》、《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語叢四》也被視為楚文獻；²⁵ B類則是傳抄《周易》、《尚書》等經典著作以及其他諸子類、史書類、兵書類、禮類、詩類作品。這類楚簡雖經楚人轉錄，但在用字上與第一類有所區別，即有些通假字（含假借，以下不再作說明）沿用了底本，必須加以甄別。目前雖有一些學者對底本用字做過一些研究，但要徹底釐清 B類楚簡中的通假字的國別問題還需要大量的工作。A類所用的形聲字異體和通假用字，B類往往也有相同的用字，本文所論通假用字包含這種情況。但只在 B類出現的形聲字和通假字例，我們不採用。另外還有點需要說明：其一，本文所謂楚系獨有的形聲字異體和通假字例僅限於目前所見出土文獻，戰國他系文字只有秦文字資料比較豐富，而秦楚之外的他系文字也可能是因為資料有限未及見；其二，由於本文要討論的是由戰國楚方言與雅言及他國語言不同而造成的文字異寫，所以與語音無關的形符替換現象、訛字也不在所論範圍內。故而本文所論楚簡用字指的是形聲字異體、通假字、變形音化、雙聲符字四類。

- 24 劉信芳《楚系簡帛釋例》中收有大量楚方言詞。譚步雲《古楚語詞彙研究》也收錄了很多楚簡中的楚方言詞。參看劉信芳：《楚系簡帛釋例》（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1年）；譚步雲：《古楚語詞彙研究（中）》（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年）。
- 25 參看周鳳五：〈郭店竹簡的形式特徵與分類意義〉，收入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53-63；林素清：〈郭店、上博〈緇衣〉簡之比較——兼論戰國文字的國別問題〉，收入謝維揚、朱淵清主編：《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83-96；馮勝君：〈論郭店簡《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語叢》一～三以及上博簡〈緇衣〉為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北京：北京大學博士後研究工作報告，2004年）；陳偉：〈《昭王毀室》等三篇竹書的幾個問題〉，《出土文獻研究》第七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30-34；黃人二：〈上博藏簡《周易》為西漢古文經本子源流考〉，《中國經學》第一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86-196；蘇建洲：《〈上博楚竹書〉文字及相關問題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2008年），頁212-250；魏慈德：《新出楚簡中的楚國語料與史料》，頁113-247。

(一) 楚簡中新造的形聲字與戰國楚方言²⁶

1. 讀音與雅言相同

這表明楚方言中有一部分語詞的讀音與雅言並無不同。雖然如此，楚人還是另造了新字。表 1 有 56 例：

表 1

通行字	楚文字	聲符	通行字	楚文字	聲符	通行字	楚文字	聲符
廩		九	簋		九	戟		各
顧		寡	管		夬	殺		古
忌		昇、亓	詬		句	莞		夬
郊		高	瓮		共	饑		昏
肩		至	衾		卩	豸		古
驥		幾	囊		台	旬		既
威		畏	雁		彥	燕		晏
烏		於	偃		安	幼		幽
怨		冃	憂		虬	願		元
御		吾	馭		五	輓		宜
孽		月	苔		行	汙		辱
爵		雀	動		童	廚		豆
背		不	冢		彪	哺		父
服 ²⁷		備	畝		母	鈇		父
閉		必	繇		弁	翡		肥
葬		臧	盈		涅	宿		蒐
旌		井	瘙		臬	鞞		兆
夙		宿	語		午	旨		旨
瘥		獻	頤		巳			

26 楚簡中還有大量為記錄楚方言而造的形聲字還沒有考釋出來，所以不能用來考察它們與楚方言的對應關係。本文所論是指那些已經找到對應的通行字的部分。

27 服馬之「服」。

2. 讀音與雅言相近的形聲字

與雅言讀音相近的楚簡形聲字異體不少於 93 個（見表 2）。其中，有的聲母相同、但韻母不同；有的恰好相反，即韻母相同，但聲母不同；有的聲母和韻母都發生變化。聲母不同指的是發音部位相同或相近而發音方法不同。韻母不同指的是主要元音的變化以及韻尾的差異。主要元音的變化比較豐富，有 a>e、e>a、a>u、u>u、u>u、u>o、o>u、u>o、o>u、i>u、u>i、o>a、a>o、e>i、i>e、aw>u、u>aw 等形式。韻尾的不同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1）在雅言中是入聲韻，到了楚方言，入聲韻尾丟失成了陰聲韻。反之，在雅言裏是陰聲韻，到了楚方言卻變成入聲字；（2）在雅言裏是陰聲韻，到了楚方言，變成陽聲韻。反之，在雅言裏是陽聲韻，到了楚方言，陽聲韻尾脫落，成了陰聲韻；（3）在雅言裏是陽聲韻，到了楚方言，變成入聲韻。反之，在雅言裏是入聲字，到了楚方言，卻帶陽聲韻尾；（4）在雅言裏韻尾是 -ŋ，到了楚方言，變成 -n 或 -m。反之，在雅言裏韻尾是 -n 或 -m，到了楚方言，鼻音後高化，變成 -ŋ；（5）在雅言裏是入聲韻，到了楚方言，雖然還是入聲韻，但韻尾不同，如 -b>-d、-g>-d、-g>-b。這些都屬於同一種語言的內部變化。楚文字中這類形聲字異體數量眾多，說明戰國楚方言與雅言已經有了較大的不同。

表 2²⁸

通行字	楚文字	聲符	通行字	楚文字	聲符
氣 *k ^h tuds		既 *k ^h tuds	櫛 *god		屈 *k ^h lud
葛 *kaad		害 *gaads	居 *ka		巨 *ga?
喑 *quuum		金 *k ^h tum	戟 *krag		丰 *kreeds
鵠 *kuug		咎 *kuuw	竅 *k ^h leewgs		交 *kreew
裏 *gruul		畏 *quls	璜 *g ^w aan		亢 *k ^h aanjs

28 表 2 中的擬音採自鄭張尚芳〈古音字表〉，收入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 年），頁 260-584。

通行字	楚文字	聲符	通行字	楚文字	聲符
監 *kraam		今 *kruum	綱 *kaan		亢 *k ^h aanjs
閣 *klaag		會 *koobs	話 *groods		會 *koobs
禍 *glood?		化 *h ^h waals	過 *klood		化 *h ^h waals
扣 *k ^h oos		句 *koos	厚 *goo?		句 *koos
懼 *g ^w as		寡 *k ^w raa?	壞 *gruuls		歸 *klul
鞣 *hneen?		見 *keens	鉞 *geen		回 *k ^w een
壩 *q ^h on		翟 *koon	紘 *g ^w ruuŋ		興 *q ^h uŋ
幃 *G ^w uul		回 *guul	召 *gu		尤 *G ^w u
窺 *k ^h wel		圭 *k ^w ee	隙 *k ^h rag		丰 *kreeds
華 *q ^h wraa		于 *G ^w a	誥 *kuugs		升 *kloŋ
筐 *k ^h wan		往 *G ^w an	廣 *k ^w aan?		往 *G ^w an
圓 *gon		云 *gun	頰 *kruw?		九 *gu
蓋 *kaabs		害 *gaads 介 *kreeds	視 *gljil?		旨 *kji? 氏 *tiil
壺 *g ^w laa		庀 *q ^h aa	壯 *?sraŋ		倉 *shaan
竣 *sgru?		巳 *ljw?	穢 *?saan?		爨 *shoons
爭 *?sreen		青 *shleŋ	竊 *shleed		蔑 *zlaan
感 *shluuwwg		宿 *sugs	笑 *sows		艸 *shuu?
祠 *ljw		飮 *ljwgs	翠 *shuds		臯 *zuul?
送 *sloons		叢 *zooŋ	笮 *?sraags		昔 *sjaag
雪 *sq ^h wed		毳 *sk ^h rods	狙 *zra		昔 *sjaag
訊 *sins		西 *suuul	驂 *shluum		叁 *suum
霰 *seen		殺 *sreeds	樹 *djos		豆 *doos
旃 *tjan		單 *taan	地 *l'els		它 *jaal
氈 *tjan		單 *taan	蒸 *kljuuŋ		登 *tuuŋ

通行字	楚文字	聲符	通行字	楚文字	聲符
登 *tuuŋ		升 *hljuŋ	賽 *sluuŋs		思 *su
暑 *hja?		尻 *k ^h ja?	悼 *deewŋs		邵 *djews
籌 *du		周 *tjuw	撞 *doon		甬 *lon?
重 *doŋs		主 *tjo?	舌 *hljed		它 *laal
冢 *ton?		主 *tjo?	痛 *loos		同 *doon
誅 *to		豆 *doos	縊 *len		呈 *l'ej
圖（圖謀） *daa		者 *tjaa?	簞 *l'uuum?		尋 *ljum
鑄 *tjos		者 *tjaa?	紉 *sgljun		勻 *G ^w in
適 *tjeg		石 *djag	雉 *l'i?		夷 *lil
鐘 *tjon		甬 *lon	斷 *toon?		夷 *G ^w iids
趙 *l'ew?		勺 *pljewŋ	戴 *l'uuwŋs		戩 *tjuŋ 止 *tju?
鼈 *ped		采 *paans	費 *pruds		弼 *brud
袍 *buu?		保 *puu?	佩（佩玉） *buuus		備 *bruŋs
伐 *bad		發 *pad	滿 *moon		馬 *mraa?
僕 *boog		付 *pos	脯 *baa		父 *pa?
憫 *mrūn?		媿 *mron?	病 *braŋs		方 *paŋ
憤 *bum?		奮 *puuns	匹 *p ^h id		必 *prigs
榎 *bugŋs		缶 *pu?			

3. 楚方言中的清鼻流音與楚簡形聲字異體

李方桂最先構擬了一套上古清鼻流音系統： $*hm-$ 、 $*hŋw-$ $> xw$ 、 $*hŋ-$ 、 $*hr-$ $> x$ 、 $*hn-$ 、 $*hl-$ 洪音變送氣塞音透母和徹母，細音 $*hnj-$ 、 $*hrj-$ 變擦音書母。²⁹ 鄭張尚芳主張將清鼻流音分為二類，其中變擦音的屬於前帶喉冠音 $h-$ 的複聲母，而變送氣塞音的則自成

29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頁18-21。

一套獨立的送氣清鼻流音聲母 *m̥-、*ṽ-、*ṇ-、*ṛ-、*ḷ-。³⁰ 白一平 (William H. Baxter) 和沙加爾 (Laurent Sagart) 將中古變成曉母、書母和透母的上古清鼻流音都構擬成一套 *m̥-、*ṽ-、*ṇ-、*ṛ-、*ḷ-。³¹ 潘悟雲主張清鼻音四套，即 *m̥- / *ṽ- / *ṇ- 變滂溪透母，*m̥^h- / *ṽ^h- / *ṇ^h- 變曉母，*m̥^j- / *ṽ^j- / *ṇ^j- 變昌母，*m̥^{hj}- / *ṽ^{hj}- / *ṇ^{hj}- 變書母。我們認為潘先生的主張較為合理。另外，我們認為流音也有相對應的系統，即 *ṛ-/*ḷ- 變透母，*ṛ^h- / *ḷ^h- 變曉母，*ṛ^j- / *ḷ^j- 變昌母，*ṛ^{hj}- / *ḷ^{hj}- 變書母。楚簡形聲字異體和通假資料表明，戰國楚方言中尚保留比較完整的清鼻流音。例如：

表 3

通行字及雅言擬音	楚文字字形及其隸定字形	聲符	楚方言擬音 ³²
撫 *m̥ ^h aʔ	𠄎 (𠄎，清華三·祝辭 5)	亡	*maŋ
好 *q ^h uuʔ	𠄎 (𠄎，上博六·孔子見季桓子 26)	丑	*ṇ ^h uʔ
螿 *q ^h jaag	𠄎 (螿，郭店簡·老子甲 33)	若	*ṇ ^h ja
身 *q ^h jin	𠄎 (息 ³³ ，上博一·緇衣 7) 𠄎 (諄 ³⁴ ，上博九·史蒞問於夫子 8)	身	*ṇ ^h jin
炭 *t-ŋ ^h aans	𠄎 (炭，信陽簡 2·028)	彥	*ŋlaans
匣 *lal	𠄎 (鉞，包山簡 266)	它	*ḷaal
鬻 *ḷ ^h aaw	𠄎 (鬻，清華五·湯處於湯丘 15)	繇	*ḷuuuw
睇 *t ^h iil	𠄎 (睇，上博五·君子為禮 6)	巨	*ḷiil
獺 *hr'aad	𠄎 (獺，曾侯乙簡 49)	刺	*ṛaad
蠅 *b-luŋ	𠄎 (蠅，上博一·孔子詩論 28)	興	*ḷluŋ
幌 ³⁵ *m̥ ^h aan	𠄎 (幌，曾侯乙簡 58)	良	*ṛ ^h aan

30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頁 109。

31 William H. Baxter and Laurent Sagart,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69.

32 表 3-8 中的楚方言擬音為作者所擬，通行字及雅言擬音採用鄭張尚芳 (2013) 的擬音。

33 楚簡「仁」从「身」聲。

34 楚簡「信」从「身」聲。

35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古音字表》中未收「幌」，故文中「幌」字的通行字和雅言擬音為作者所擬。

4. 楚簡中的形聲字異體表明見系字在楚方言已現顎化跡象

日本學者河野六郎（Kōno Rokurō）和藤堂明保（Tōdō Akiyasu）認為諧聲系列中舌根音和顎音的交替是由於舌根音的顎化造成的，並將其稱之為「第一次顎化」，以區別發生在明清時期的第二次顎化。關於第一次顎化發生的時間，有三種可能：a. 漢朝末期和三國時期（公元 25–280 年）；b. 六朝之前（公元 589 之前）；c. 漢朝以前（公元 220 之前）。³⁶ 龔煌城進而指出在上古漢語後期，第一次顎化發生在 -lj- 之前，即 -l- 後有 -j- 時發生顎化，而且顎化發生的時間與介音 -l- 脫落的時間相同。當 -l- 在 -j- 之前發生 j 化的同時，引起舌根音聲母和唇音聲母的顎化。³⁷ 從楚簡的形聲字異體來看，戰國晚期楚方言中的舌根音顎化已露端倪。

表 4

通行字及雅言擬音	楚文字字形及其隸定字形	聲符	楚方言擬音
掣 *k ^h jeds	𠄎（攸，香港中文大學簡·周易 2）	介	*kjeeds
噬 *djads	𠄎（𠄎，上博三·周易 33）	辛、𠄎	*k ^h jen
慎 *djins	𠄎（𠄎，上博一·緇衣 9） 𠄎 ³⁸ （𠄎，上博一·緇衣 17） 𠄎（𠄎，包山簡 122）	斤 ³⁹ 丨 彡	*kjtuns *gjins *gjtuns

楚文字「掣」从「介」聲。「噬」是個兩聲字，「辛」、「𠄎」皆聲。「掣」、「噬」的聲母還沒有顎化。「慎」本从「斤」聲，也是個

36 河野、藤堂之說轉引自龔煌城：“The First Palatalization of Velars in Late Old Chinese”（上古後期喉牙音聲母的第一次顎化），《龔煌城漢藏語比較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2011 年），頁 67。

37 同上注，頁 73–76。

38 學者多認為「𠄎」从「十」聲。來國龍提出新說，認為戰國楚簡中的「慎」字，或从幺（玄）聲，或从丨聲。「丨」應如《說文》所說的，讀如「引」或「讀若凶」。參看來國龍：〈釋謹與慎——兼說楚簡「丨」字的古韻歸部及古文字中同義字孳乳的一種特殊構形方式〉，《漢語言文字研究》第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頁 160–165。

39 大西克也認為楚簡「慎」字所从之「斤」為聲符。參看大西克也：〈戰國楚簡文字中讀作舌根音的幾個章組字〉，《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514–516。

牙音字，但包山簡「慎」字又疊加「十」或「彡」作聲符。⁴⁰ 郭店簡《老子甲》簡 27「慎」字當讀作「塵」。上博二《容成氏》簡 1 神農之「神」作「慎」。這都說明「慎」字至遲在戰國晚期已發生顎化。郭店簡《語叢四》簡 21「遣」假借為「逝」，說明「逝」在楚方言中是個牙音字，尚未顎化。大西克也（Ōnishi Katsuya）指出馬王堆帛書「逝」、「噬」皆作「筮」。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簡 2、馬王堆漢簡《天下至道談》簡 18「慎」从「真」聲，可見當時「逝」、「噬」、「慎」等字已產生顎化傾向。⁴¹

5. 楚方言中的複聲母與楚簡形聲字異體

趙彤認為，「戰國楚方言中複輔音聲母基本上已經簡化為單輔音聲母」。⁴² 我們的看法與之恰恰相反。從楚文字和秦文字資料來看，戰國楚方言比秦方言保存了更豐富的複聲母。李存智根據上博楚簡中的通假字構擬了一些複輔音：**sm-*、**sn-*、**hm-*、**hn-*、**hl-*、**hr-*、**hnj-*、**snj-*、**sl-*、**sdj*、**hŋ-*、**sŋ-*、**sgj-*、**Cr-*、**Cl-*。⁴³ 楚簡中新出的形聲字有不少是為了記錄楚方言中的複聲母而造的。楚簡中與複聲母有關的形聲字異體有 84 個。

（1）楚方言 **s-* 冠複聲母與楚簡形聲字異體

蒲立本、⁴⁴ 李方桂、⁴⁵ 包擬古（Nicholas Bodman）、⁴⁶ 白一平、⁴⁷ 鄭

-
- 40 陳偉武：〈舊釋「折」及「折」之字平議——兼論「慎德」和「愆終」問題〉，收入陳偉武：《愈愚齋磨牙集——古文字與漢語史研究論叢》（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頁 83-84。
- 41 大西克也：〈戰國楚簡文字中讀作舌根音的幾個章組字〉，頁 516。
- 42 趙彤：《戰國楚方言音系》（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6年），頁 76。
- 43 李存智：《上博楚簡通假字音韻研究》（臺北：萬卷樓，2010年），頁 280。
- 44 蒲立本著，潘悟雲、徐文堪譯：《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 91-118。
- 45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頁 88-91。
- 46 包擬古著，潘悟雲、馮蒸譯：《原始漢語與漢藏語》（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 1-45、69-82、85-87。
- 47 William H. Baxter,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2), 205, 231-232.

張尚芳⁴⁸等學者都構擬 *s- 冠複聲母來解釋諧聲系列中塞擦音精莊組字與舌音端、章組、喉牙音的交替現象。楚簡形聲字異體顯示戰國楚方言中有完整的一套 *s- 冠複聲母：*sQ-、*sK-、*sT-、*sm-、*sn-、*sŋ-、*sr-、*sl-。限於篇幅，以下各聲母類型僅舉一例：

表 5

通行字及雅言擬音	楚文字字形及其隸定字形	聲符	楚方言擬音
筭 *sq ^{hw} in	 (筭，包山簡 180)	尹	*sG ^w in?
信 *hljins	 (諺，上博九·史蒞問於夫子 8)	身	*snjin
聰 *shlooŋ	 (聵，郭店簡·五行 15)	兕	*sk ^h oŋ
霰 *sq ^h eens	 (霰，清華三·筮法·爻象 59)	見	*sq ^h ens
箴 *sreeb	 (箴，上博四·東大王泊旱 15)	執	*sq ^h ib
竇 *zuuŋ	 (竇，上博七·吳命 9)	童	*sdoŋ
喪 *smaaŋ	 (𣦵，上博七·武王踐阼 1)  (殯，上博四·昭王毀室 1)	亡 芒	*smaaŋ
羞 *snu	 (膾，上博三·中弓 26)	膾	*snu
歲 *sq ^{hw} ads	 (載，包山簡 002)	月	*sŋads
徙 *sel?	 (遷，包山簡 259)	屮	*sli?
尊 *ʔsuun	 (尊，郭店簡·尊德義 20)	𣦵 ⁴⁹	*sl ^ʔ um

(2) *Cl- 及 *Cr- 型複聲母與楚簡形聲字異體

楚簡形聲字異體所表現出來的楚方言中的 *Cl- 和 *Cr- 型複聲母也是成系統的，有 *Pr(l)-、*Qr(l)-、*Kr(l)-、*mr(l)-、*nl-、*ŋl-。限於篇幅，以下各聲母類型僅舉一例：

表 6

通行字及雅言擬音	楚文字字形及其隸定字形	聲符	楚方言擬音
羨 *ruŋ	 (蔭，包山簡 154)	欠	*pruŋ
富 *puŋs	 (稟，郭店簡·老子甲 31)	酉	*plu
滕 *l ^ʔ uuŋ	 (紘，清華一·金滕 6)	欠	*b ^l ^ʔ uuŋ

48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頁 227-228。

49 「朕」的聲符。

通行字及雅言擬音	楚文字字形及其隸定字形	聲符	楚方言擬音
隱 *qun?	𦉑 (隱, 上博一·孔子詩論 1)	𦉑	*qrin
筵 *lan	𦉑 ⁵⁰ (筵, 包山簡 262)	𦉑	*q-lan
繩 *fɪbljuŋ	𦉑 (繩, 清華一·皇門 11)	興	*q ^h rjuŋ
棘 *kruŋ	𦉑 (棘, 上博八·李頌 1)	力	*kruŋ
令 *reŋs	𦉑 (令, 包山簡 002)	命	*mreŋs
眛 *mii?	𦉑 (眛, 清華五·殷高宗問於三壽 21)	𦉑	*mlii
溺 ⁵¹ *neewG	𦉑 (溺, 包山簡 246)	勿	*ml'ud
籥 *lowG	𦉑 (籥, 信陽簡 M2.03)	魚	*ŋ-la

(3) *f- 冠複聲母與楚簡形聲字異體

鄭張尚芳用 *f- 冠用來解釋船母、匣母的部分來源。楚簡形聲字異體表明戰國楚方言保留了 *f- 冠複聲母。例如：

表 7

通行字及雅言擬音	楚文字字形及其隸定字形	聲符	楚方言擬音
協 *fileeb	𦉑 (協, 清華六·鄭文公問太伯甲 5)	頁	*fileeb
媵 *luŋs	𦉑 (媵, 清華五·湯處於湯丘 1)	乘	*filjuŋs
貌 *mreewGs	𦉑 (貌, 郭店簡·五行 32)	爻	*mgaw ⁵²

(4) *m- 冠、*ŋ- 冠及 *p- 冠複聲母與楚簡形聲字異體

*m-、*ŋ- 冠複聲母是用來解釋同部位清塞音、濁塞音與鼻音的諧聲關係以及鼻音之間的互諧現象。楚簡形聲字異體表明 *m- 冠、*ŋ- 冠複聲母比較豐富，*p- 冠僅見一例，如：

50 望山二號墓 48 號簡「侵」假借為「筵」。

51 郭店楚簡《老子》甲本簡 8「溺」當讀作「妙」，可證「勿」在楚文字中為「溺」的聲符。

52 趙彤認為這是戰國楚方言中的鼻音聲母很可能帶有塞音成分的一個例子。參看趙彤：〈中古舌根聲母字和雙唇聲母字在戰國楚系文獻中的交替現象及其解釋〉，《中國語文》2006 年第 3 期，頁 250、254。

表 8

通行字及雅言擬音	楚文字字形及其隸定字形	聲符	楚方言構擬
猛 *mraaŋʔ	𧈧 (獸, 郭店簡·老子甲 33)	丙	*mbaŋʔ
飽 *pruuʔ	𧈧 (饗, 上博七·凡物流形甲 7)	卯	*mpruuʔ
賓 *mpin	𧈧 (會, 上博六·莊王既成 2)	命	*mpreŋs
篋 *meed	𧈧 (簡, 信陽簡 M2.23)	闕	*mbeg
獒 *ŋaaw	𧈧 (獒, 曾侯乙 26)	高	*ŋgaaw
暴 *boowgs	𧈧 (霽, 上博四·昭王毀室 9)	衛	*p-G ^w ads
筍 *klaʔ	𧈧 (簞, 上博二·容成氏 25)	膚	*p·kra ⁵³

(二) 楚簡中獨有、不見於戰國他系文字的通假字⁵⁴

楚簡中獨有的通假字才是戰國楚方言在文字上的反映。這裏需要說明的有三：其一，傳抄類楚簡中的通假字不在所論範圍；其二，由於諧聲字的形成錯綜複雜，同諧聲之字可以通用又是歷代的用字習慣，所以楚簡中的諧聲字難以反映方言特色，故本文不採納同諧聲偏旁的通假用例；其三，為了更加清楚了辨析楚簡用字與楚方言的關係，以下例證包含一字形對多音義和一音義對應多字形兩種情況。

1. 讀音相同或相近的通假字

魏慈德在所著《新出楚簡中的楚國語料與史料》中製作了「楚簡一字通讀為多字例表」，共舉 269 例。其中聲韻皆同者 77 例，聲同韻異和聲異韻同者 150 例，聲異韻異者 42 例。魏慈德還進一步指出，楚簡中一字通讀為多字例所反映的上古聲韻現象表明：聲母以發音同部位者互諧為多；韻母則以主要元音相同、但韻尾不同的通假為多。⁵⁵ 楚簡中讀音相同或相近的通假字的確比較多，遠不止兩百

53 趙彤用 *k^w->*p- 來解釋這一現象，同上注，頁 249、252-253。

54 出於篇幅的考慮，以下通假字例每組僅引一個出處，並非僅此一例。本字或借字同聲旁的，也僅取一例。以下各組通假字例 A—B 中，A 表示楚簡用字，B 表示楚方言中的某個詞。A 和 B 通假，意味著 A 字的雅言讀音與 B 詞的楚方言讀音相同或相近。

55 魏慈德統計的通假字例包含諧聲字。見魏慈德：《新出楚簡中的楚國語料與史料》，頁 235-247。

餘例，但異部通假的例子也很多。它們與戰國楚方言的關係遠非魏慈德所言的那麼簡單。跟形聲字異體一樣，通假字也反映出戰國楚方言中還留存送氣流音，有些流音尚未塞化，楚方言中還保留了非常完整的複聲母系統。例如：

2. 送氣流音

楚簡中獨有的通假字所反映的戰國楚方言中的清鼻流音有：

*ŋ-、*ŋʰ-、*l-、*mʰ-、*nʰ-、*ŋʰ-、*lʰ-、*rʰ-、*lʰj-。如：

表 9

楚簡所見通假字及擬音	對應的楚方言詞及擬音 ⁵⁶
鄒 *mʰaʔ (仰天湖簡 1)	許 *ŋʰaʔ
懸 *naan (上博五·弟子問 4)	嘆 *ŋaan
灘 *ŋaan (上博一·孔子詩論 10)	漢 *ŋʰaans
櫻 *sŋan (望山簡 M2.45)	梲 *san
言 *ŋan (新蔡簡·零 232)	愆 *ŋran
執 *ŋeds (上博九·邦人不稱 5)	勢 *ŋjeds
貶 *lʰaal (清華簡二·繫年 59)	奪 *l'a
褻 *luw (信陽簡 2.11) 繡 *slus (包山簡 261)	韜 *lʰuu
眷 *lʰumʔ (上博七·鄭子家喪甲 5) 弁 *lʰumʔ (信陽簡 2.10)	寸 *slʰuums
艇 *lan (新蔡簡甲三 136)	棧 *zlaans
喜 *lʰurʔ (包山簡 54)	釐 *rʰur
紕 *luŋ (九店 M56.36)	飾 *lʰuŋ
懇 *laʔ (郭店簡·成之聞之 39)	赦 *lʰags

3. 流音塞化

鄭張尚芳用流音塞化來解釋端組與以母、來母的交替，他認為除了 *l- > d- 和 *r- > d-，理論上還有一系列複聲母：⁵⁷

56 表 9-14 「楚簡所見通假字及擬音」和「對應的楚方言詞及擬音」兩欄中的擬音為作者所擬。

57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頁 134-140。

端 $t < *kl'、*ql'/ʔl'、*pl$ 透 $th < *khl'、*qhl'/$ 水 $l'、$
 $*phl'、*ɲl'、*ml'$

定 $d < *gl'、*Gl'/fl'、*bl'$ 泥 $n < *ɲl'、*ml'$

從楚簡的通假資料來看，有不少後來的端組字，在楚方言中還是流音，如：

表 10

楚簡所見通假字及擬音	對應的楚方言詞及擬音
鹿 *roog (上博八·有皇將起 4)	獨 *r'oog
逃 *l'aaw (九店簡 M56.60)	盜 *l'aaws
賍 *jaal (清華二·繫年 59)	奪 *l'a
繇 *luw (郭店簡·窮達以時 3) 滔 *lu (郭店簡·性自命出 31)	陶 *l'uu

楚簡通假字表明，「獨」、「盜」、「奪」、「鼎」、「陶」的聲母在楚方言中是個流音，尚未塞化。「陶」从「缶」聲，故其聲母最初為 *bl-，在楚方言中 *b- 脫落，變成流音，後來流音塞化變 d-。「陶」的聲母經歷了 *bl- > *l'- > d 的歷史過程。

4. 楚方言中的複聲母與楚簡獨有的通假字

楚簡獨有的通假字與楚簡中的形聲字異體可以互相印証，互相補充，共同揭示戰國楚方言中複聲母的保留狀況。從楚簡中獨有的通假字來看，戰國楚方言中的複聲母有 *Cl-，*Cr- 型複聲母，*s- 冠複聲母，*h- 冠、*f- 冠及 *ʔ- 冠複輔音，*m-、*n- 冠及 *p- 冠複聲母等類型。我們一共找到 86 例，限於篇幅，以下每個聲母類型僅舉一例。

表 11：*Cl- 及 *Cr- 型複聲母

楚簡所見通假字及擬音	對應的楚方言詞及擬音
羨 *lajs (包山簡 221)	殃 *qlaj
盍 *ruu (郭店簡·窮達以時 4)	棘 *kruu
𠄎 *luu (九店簡·告武夷)	基 *kluu

楚簡所見通假字及擬音	對應的楚方言詞及擬音
𦉳 *kroŋ (上博六·平王問鄭壽 7)	恭 *kroŋ
鹽 *lam (清華六·鄭武夫人規孺子 8) 埃 *lam (上博四·昭王毀室 3)	掩 *qlam
聃 *kran (望山 M2.2)	聯 *ran
購 *mrads (上博四·東大王泊王 16)	賴 *m-raad
𦉳 *nlɯ (新蔡簡甲三 59)	翼 *lɯ
𦉳 *rub (九店簡 M56·25)	納 *nruub
𦉳 *la (上博六·平王與王子木 1)	遇 *ŋ-la
𦉳 *lo? (包山簡 174)	耦 *ŋ-loo?

表 12：*s- 冠複聲母

楚簡所見通假字及擬音	對應的楚方言詞及擬音
克 *qhoŋ (包山簡 255)	慙 *sq ^h oŋ
滄 *sklaaŋ (上博四·東大王泊旱 1)	汗 *klaŋ
青 *skheŋ (上博八·蘭賦 5)	輕 *kheŋ
束 *kraan? (清華三·良臣 3)	散 *skraans
僉 *sk ^h lam (郭店簡·老子甲 5)	僭 *sk ^h lam
𦉳 *gu (包山簡 269)	就 *sgu
𦉳 *gu (清華簡二·繫年 116)	斯 *sq ^h e
秦 *sgan (清華簡一·楚居 11)	乾 *gran
𦉳 *sgal? (包山簡 266)	檣 *gad
遠 *sgu (郭店簡·六德 48)	舊 *g ^w u
室 *s-tig (郭店簡·性自命出 11)	節 *stiig
戊 *mus (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甲 1)	叟 *smuu?
𦉳 *stus (上博四·昭王與龔之脾 10) 思 *su (楚帛書甲)	使 *srut?
𦉳 *spraw? (郭店簡·緇衣 15)	表 *praw?
戊 *mus (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甲 1)	叟 *smuu?
順 *snu (九店簡 M56·40 貳)	擾 *nju?
瑟 *sljig (郭店簡·六德 30)	失 *hljig
𦉳 *slu? (郭店簡·語叢四 11)	世 *hljuus

表 13：*h- 冠、*f- 冠及 *ʔ- 冠複聲母

楚簡所見通假字及擬音	對應的楚方言詞及擬音
策 *sqhreeg (仰天湖簡 8)	折 *kljeel
虛 *ɣ ^h aaʔ (上博四·昭王毀室 5)	吾 *ɣraa
虛 *hɣaa (上博八·李頌 1 正)	乎 *fɣaa
五 *ɣaa (清華簡·芮良夫毖 20)	互 *fɣa
澮 *fmuruuds (信陽簡 2.08)	沫 *muruuds
杙 *luug (郭店簡·窮達以時 6)	械 *furuugs
寅 *lin (上博九·邦人不稱 2)	鄖 *filun
斂 *filam (上博七·鄭子家喪甲 5)	陷 *frams
臘 *raab (望山簡 M1.37)	脅 *filaab
罷 *nuuu (郭店簡·太一生水 7)	一 *ʔnig
紉 *nuun (郭店簡·六德 31)	恩 *ʔnuuuns
𠄎 (𠄎) *ɣl'əʔ (新蔡簡甲一 4)	厭 *ʔɣleʔ
詁 *ʔl'em (郭店簡·老子甲 4)	

表 14：*m-、*n- 冠和 *p- 冠複聲母

楚簡所見通假字及擬音	對應的楚方言詞及擬音
爾 *mnjelʔ (清華二·繫年 89)	弭 *mnelʔ
𦉳 *maaw (包山簡 276)	鏹 *mpraw
𦉴 *maaw (包山簡 277)	
卯 *mruuʔ (包山簡 265)	庖 *mbruuʔ
𦉵 *mbraag (包山簡 D1A)	𦉶 *mraag
匡 *kha (郭店簡·窮達以時 2)	浦 *p-kha

(三) 為了記錄楚方言而進行的變形音化

為了更加準確地記錄楚方言，當時的書手還對一些字的部件進行有意識的改造。有的是將會意字中的一個部件加以改造，使之成為聲符；有的是在原有的形聲字基礎上對聲符加以改造，使之更準確地表音。例如郭店楚簡中「灋」字作「𦉵」乃變形音化从「夫」聲；⁵⁸「樂」字變形音化从「𦉵」(睪)聲，作「𦉶」(天星觀卜筮簡)、

58 張靜：〈郭店楚簡文字研究〉(合肥：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論文，2002年)，頁 51。

「樂」(郭店楚簡·老子甲4);「執」字變形音化从「舟」(舟)聲,作「𦨶」(天星觀卜筮簡);「成」字變形音化从「壬」聲,作「𦨶」(郭店簡·老子乙13);⁵⁹「戌」字變形音化从「主」聲,作「𦨶」(容成氏1),「鬲」字變形音化从「帝」聲,作「𦨶」(上博二·容成氏13);「融」字變形音化从「蟲」聲,作「𦨶」(上博五·鬼神之明5);「允」變形音化从身聲,作「𦨶」(上博一·緇衣3);「鹿」變形音化从「彖」聲,作「𦨶」(上博一·孔子詩論23);⁶⁰「馭」字作「𦨶」(曾侯乙簡38)、「𦨶」(上博一·昭王毀室6),字所从之「五」或「午」是有意識的聲符化。⁶¹上舉諸例在楚方言中的語音對應關係擬音⁶²如下:

灋 *pa—夫 *pa 樂 *raag—罍 *laag 執 *tjuw—舟 *tjuw
 成 *l'jeŋ—壬 *l'eeŋ 戌 *stoʔ—主 *tjoʔ 馭 *ŋas—五 *ŋaaʔ
 融 *luŋ—蟲 *l'uŋ 鹿 *b·roog—彖 *b·roog 鬲 *reegs—帝
 *ʔr'eegs

楚簡中還有不少變形音化的例子,如:

(1) 𦨶 桑 *saan—相 *san

新蔡葛陵楚簡甲三253「桑」字作「𦨶」,將「𦨶」下部的「木」割裂後稍左移,再加「目」旁,組成「相」字,即變形音化从「相」聲。之所以變形音化,是因為「喪」的聲母是 *sm-,與「桑」不同音。

(2) 𦨶 筮 *gjads—畜 *qhjags

楚簡「筮」字作「𦨶」(新蔡簡甲三60),又作「筮」字作「𦨶」(上博四·曹沫之陳簡52),字的下部變形音化从「畜」聲。之所以

59 葉玉英:《古文字構形與上古音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356-358、362。

60 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

61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頁185。

62 以下擬音是作者根據楚簡用字情況所擬,並非鄭張尚芳先生的擬音。

變形音化，是因為戰國晚期楚方言中「筮」已經由舌根音顎化成顎音了。

(3) 隍 *hlel—圭 *k^wee

楚簡「隍」字作「𠄎」(上博三·周易 26)，从「阜」、从二「土」、从二「又」，會以手墮土之義。又作「𠄎」(郭店楚簡唐虞之道 26)，變形音化从「圭」聲。這是將會意字改造成形聲字以表音。

(4) 深 *hljud—朮 *fljud

上博四《柬大王泊旱》簡 8「深」字作「𠄎」。「深」的右下部本从「又」，楚簡變形音化从「朮」聲。這是將會意字「窅」改造成形聲字。

(5) 舜 *hluʔ—矣 *filuʔ

郭店簡「舜」字作「𠄎」(窮達以時 2)，又作「𠄎」(唐虞之道 1)。馮勝君認為前者才是楚系文字的寫法。⁶³ 上博九《舉治王天下》簡 10「舜」字作「𠄎」，變形音化从「矣」聲。這說明「舜」這個詞在楚方言中的讀音還是舌根音，尚未顎化。

(6) 𠄎 𠄎 *beens—采 *beens

楚簡「𠄎」字及从「𠄎」之字作「𠄎」(上博六·景公瘡 6)、「𠄎」(上博五·鮑叔牙 4)，字之上部變形音化从「采」聲。這是因為「𠄎」、「幣」、「敝」等詞在楚方言中的讀音是帶 -n 的鼻音。

(7) 速 *sto—朱 *tjo

楚簡「速」字作「𠄎」(新蔡簡甲三 127)，變形音化从「朱」聲。或从二「朱」，作「𠄎」(新蔡簡甲三 135)。這是因為「速」的聲母在楚方言中是複聲母 *st-。

(8) 陵 *ruu—來 *ruu

西周金文「陵」字作「𠄎」(陵鼎)、「𠄎」(陵父日乙壘)，楚簡作「𠄎」(包山簡 013)，右上部變形音化从「來」聲。「凌」字本來是個象形或會意字，楚文字將其改造成形聲字以表音。

(9) 𠄎 𠄎 *fmiil—米 *miiʔ

63 馮勝君：〈論郭店簡《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語叢》一～三以及上博簡《緇衣》為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

「裏」字西周金文作「𠄎」(史牆盤)，楚簡作「𠄎」，「眾」的下部變形音化从「米」聲。上博六《天子建州甲》簡9「懷」字作「𠄎」，所从之「眾」也變从「米」聲。這表明楚方言中「裏」的聲母是複聲母 *hm-。

(10) 𠄎屋 *qloog—鹿 *roog

清華簡《赤鵠之集湯之屋》「屋」字作「𠄎」(簡15背)，字的上部變形音化从「鹿」省聲。「屋」本來是會意字，這是有意識將其改造成形聲字以表音。

(11) 𠄎𠄎𠄎𠄎 𠄎 *q^wleem—占 *ʔljem

楚簡「𠄎」及从「𠄎」之字作「𠄎」(上博二·容成氏36)、「𠄎」(上博四·曹沫之陳17)、「𠄎」(上博一·孔子詩論3)，字之上部皆變形音化从「占」聲。這表明在戰國楚方言中「𠄎」字已經顎化了。

(四) 因言語異聲而形成的雙聲符字⁶⁴

跟變形音化現象一樣，楚簡中的雙聲符字也是與楚方言直接相關的。學者們已經指出的雙聲符字例有：「𠄎」(戠)、「𠄎」(壘)、「𠄎」(廩)、「𠄎」(壘)、⁶⁵「𠄎」(𠄎)、⁶⁶「𠄎」(𠄎)、⁶⁷「𠄎」(𠄎)、「𠄎」(𠄎)、「𠄎」(𠄎)、⁶⁸「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等字。楚簡中還有不少雙聲符字。如「𠄎」(𠄎)、「𠄎」

64 本文所論皆指因方言不同而形成的雙聲符字，涵蓋(不兼義的)純雙聲符字和兼義的雙聲符字兩類。

65 黃麗娟認為「戠」、「壘」、「廩」、「壘」等字是雙聲符字。參見黃麗娟：〈戰國多聲字研究〉，收入《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頁179-182。

66 李天虹：〈郭店楚簡文字雜釋〉，收入《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98-99。

67 趙彤：〈中古舌根聲母字和雙唇聲母字在戰國楚系文獻中的交替現象及其解釋〉，頁249。

68 「𠄎」、「𠄎」、「𠄎」諸字的論證，參看葉玉英：《古文字構形與上古音研究》，頁411-413。

69 李守奎等學者認為「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等字為雙聲符字。參看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

(靜)「𦉳」(𦉳)、「𦉳」(𦉳)、「𦉳」(𦉳)、「𦉳」(𦉳)、「𦉳」(𦉳)、「𦉳」(𦉳)、「𦉳」(𦉳)、「𦉳」(𦉳)等。以下我們略舉數例，看看楚簡雙聲符字的構成與戰國楚方言之間的聯繫：

(1) 𦉳 喪 *smaaŋs (喪 *smaaŋs — 亡 *maŋ)

楚簡「喪」字作「𦉳」(郭店簡·老子丙 8)，从「死」、「喪」聲；或从「夕」、「芒」聲，作「𦉳」(上博四·昭王毀室 1)；或从「喪」、「亡」皆聲，作「𦉳」(郭店簡·語叢一 98)「𦉳」(上博三·周易 44)，成為雙聲符字。「喪」在楚簡中可从「亡」聲，說明戰國楚方言中「喪」的聲母為複聲母 *sm-。

(2) 𦉳 窆 *klo (與 *lo — 句 *koo)

上博五《季康子問於孔子》簡(18B)有字作「𦉳」，从「與」、从「句」，可隸作「窆」。「窆」的造字原理跟「葬」一樣，即兩個部件的韻母相同，而聲母分別表示複聲母 *kl- 中的一部分。「窆」當為雙聲符字。

(3) 𦉳 灼 *bl'ew? (少 *hmjew — 勺 *pljewG)

清華簡二《繫年》「趙」字作「𦉳」(簡 96)、「𦉳」(簡 97)、「𦉳」(簡 102)。其中「𦉳」是雙聲符字。「少」與「肖」屬同一諧聲系列，表雅言讀音。楚方言中，「勺」的讀音與「趙」接近，故以「𦉳」、「𦉳」記錄楚方言中的「趙」音。

(4) 𦉳 𦉳 *praawG (爻 *Graaw — 白 *braag)

楚簡「駁」字作「𦉳」(曾侯乙簡 164)，又作「駁」字作「𦉳」(新蔡簡甲三 157)。「𦉳」的造字原理是用「白」表示聲母，「爻」表示韻母，「𦉳」是個雙聲符字。

(5) 𦉳 擣 *sluul (才 *zluuu — 廌 *r'u)

楚簡「津」字作「𦉳」(郭店簡·尊德義 1)，从「水」，「舟」、「佳」聲；或作「𦉳」(郭店簡·窮達以時 4)，从「水」，「廌」聲。郭店簡《成之聞之》「津梁」的「津」作「𦉳」(簡 35)，可隸作「擣」。「擣」所从之「才」、「廌」皆聲。是在「廌」上再加「才」聲。因為在楚方言例「才」的讀音與「津」更接近。

(6) 𦉳 𦉳 *ml'ud (休 * ml'ud — 勿 *muud)

楚簡「溺」字作「𣶒」（郭店簡·語叢二 36），此即《說文》「休」字。《語叢二》被認為是具有齊系文字特徵的楚簡。⁷⁰「休」應該不是楚文字的寫法。楚文字加聲符「勿」，作「𣶒」（郭店簡·老子甲 37），構成雙聲符字。其目的是為了表明楚方言「溺」的讀音 *ml'wud 不同於雅言的讀音 *newG。

(7) 𣶒 𣶒 *Graaw (告 *kuugs—爻 *Graaw)

上博五《競建內之》簡 10「告」字作「𣶒」，可隸作「𣶒」，「𣶒」當是在「告」上再加聲符「爻」構成的雙聲符字，「爻」、「告」皆聲。在楚方言中「告」的讀音當與「爻」同。

(8) 𣶒 𣶒 *tju (之 *tju—止 *tju?)

楚簡有字作「𣶒」（上博四·曹沫之陳 21），「之」、「止」皆聲。上博四《昭王毀室》簡 1「止之」合文作「𣶒」可證。

(9) 𣶒 𣶒 *G^waa? (户 *G^waa?—瓜 *k^wraa)

清华簡三《良臣》簡 2 有字作「𣶒」，可隸作「𣶒」，在簡文中讀作「扈」。「𣶒」所从之「户」、「瓜」皆聲。

(10) 𣶒 𣶒 *skreen? (井 *sken?—爭 *ʔsreen)

上博三《周易》簡 20「耕」字作「𣶒」，可隸作「𣶒」。上博四《東大王泊旱》「諍」字也作「𣶒」（簡 22、23）。可見「𣶒」是個雙聲符字。

(11) 𣶒 𣶒 *la? (鼠 *l^ha?—予 *la?)

包山簡有字作「𣶒」（簡 162）、「𣶒」（簡 85），可隸作「𣶒」，皆用作人名。「𣶒」當為雙聲符字，「鼠」、「予」皆聲。

(12) 𣶒 𣶒 *djan (尚 *djan—長 *dan)

清华簡一《楚居》有字作「𣶒」，可隸作「𣶒」，在簡文中讀作「徜徉」之「倘」。「𣶒」是個雙聲符字，「尚」、「長」皆聲。

(13) 𣶒 𣶒 *qaa (於 *qaa—烏 *qaa)

上博四《交交鳴烏》簡 3「烏」字作「𣶒」，可隸作「𣶒」。「𣶒」乃雙聲符字，「於」、「烏」皆聲。

70 馮勝君：〈論郭店簡《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語叢》一～三以及上博簡《緇衣》為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

(14) 𣎵𣎵 *saŋ (喪 *smaaŋs—相 *saŋ)

楚簡「桑」字作「𣎵」(上博二·民之父母 12)，又將字下部的「木」割裂左移，再加「目」作「𣎵」，(新蔡簡甲三 253)。「𣎵」就變成一個雙聲符字，「喪」、「相」皆聲。楚方言中「桑」當與「相」同音。

(15) 𣎵𣎵 *tjooʔ (斗 *tooʔ—主 *tjoʔ)

上博三《周易》：「日中見斗(斗)。51」「斗」字作「𣎵」，這是在「斗」字上累加聲符「主」，「斗」是個雙聲符字。

(16) 𣎵𣎵 *qan (𣎵 *qanʔ—安 *qaan)

清華簡四《筮法·死生》「焉」字作「𣎵」，可隸作「旂」。「旂」是個雙聲符字，「𣎵」、「女」皆聲。

(17) 𣎵𣎵 *tjoʔ (童 *doon—主 *tjoʔ)

楚簡「重」字作「𣎵」(郭店簡·成之聞之 10)；又作「𣎵」(郭店簡·成之聞之 18)，从「石」、「主」聲；或作「𣎵」(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 13)，可隸作「註」。「註」是在「童」上再加「主」聲而構成的雙聲符字，因為戰國楚方言中「重」的讀音與「主」同音。

(18) 𣎵𣎵 *qlal (它 *l^haal—為 *G^wal)

清華簡六《子儀》有字作「𣎵」(簡 5)，可隸作「𣎵」，在簡文中讀作「委」。「𣎵」當是在「為」上再加「它」為聲符而構成的雙聲符字。這是為了更加準確的記錄當時的楚方言。

從上舉諸例我們可以知道，楚簡中的雙聲符字多是在借用他國文字的基礎上再加聲符，以便更好地記錄楚方言。這使我們能夠更加深入地瞭解楚文字與楚方言之間的聯繫。

三、由楚簡文字用字之異看戰國楚方言的性質

雖然揚雄《方言》反映的是西漢時期的方言狀況，但我們知道，方言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楚國從商代建國，到戰國中晚期已有上千年之久。由此我們推論：戰國中晚期楚方言已

經形成。這從楚簡用字也可以得到證明。楚簡新造字至少兩千，但有一半多用來記錄楚人社會生活的字由於找不到對應的後代文字，所以不知道讀音。我們可以找到對應的，與語音有關的用字之異有近 800 例。其中楚簡新造形聲字中，有不少於 66 個與通行字的讀音完全相同；有 155 個以上的是與通行字的發音部位相同，只是發音方法不同；有 5 個形聲字反映了戰國楚方言中的清鼻流音；有 10 個形聲字異體與漢語的第一次顎化有關；有 80 多個形聲字表明楚簡中有完整的複聲母系統。楚簡中獨有的通假字近 400 組，其中大約有 20% 讀音完全相同，有 50% 左右發音部位相同而發音方法不同，約有 30% 發音部位不同。楚簡中的變形音化和雙聲符字有 60 例左右。雖然我們不能說楚簡記錄的全都是戰國楚方言，但說這些楚簡的用字之異可以部分地反映戰國楚方言則是沒有問題的。戰國楚方言當為華夏語的方言分支。戰國楚方言中的複輔音也是西周春秋雅言中複輔音的留存。楊建忠、胡海瓊等學者也認為戰國楚方言的性質是華夏語的一支方言。⁷¹ 不過戰國楚方言的來源並非如此單純。楚人創作類楚簡有些詘屈難懂，就是因為其中有很多楚方言詞，⁷² 語法也有所不同。如「焉」在楚簡中作「安」，「兮」在楚簡中對應的字是「可」，是因為楚方言「焉」、「兮」都是一等洪音，開口度比雅言的大；「蜀」在楚方言中表「獨」、「一」之義。「獨」可用作個體量詞。⁷³ 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甲本第 3 號簡「穀廩余」即文獻中的「穀於菟」。⁷⁴ 張永言認為「穀」、「於菟」都是與藏緬語印合的楚方言詞。⁷⁵ 「罷」在楚簡中多表示「一」，有學者指出「罷」是古侗

71 參看楊建忠：〈上古楚方言性質考論〉，《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9 年第 2 期，頁 121-124；胡海瓊：〈從出土文獻看上古楚語的性質〉，《學習月刊》2012 年第 16 期，頁 16-17。

72 參看劉信芳：《楚系簡帛釋例》，頁 1-15（目錄）。

73 李家浩：〈仰天湖楚簡十三號考釋〉，《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212-221。

74 來國龍：〈從楚簡中「兔」和「鼠」字的混淆談古楚語與雅言的接觸和影響〉，《古文字與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 年），頁 185。

75 張永言：〈語源探索三例·「沐猴」解〉，《語文學論集（增訂本）》（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237-238。

臺語「一」的表音字。⁷⁶《楚辭》研究也表明戰國楚方言的形成是多民族語言融合的結果，只是在融合過程中華夏語起主導作用。在語言的接觸與融合過程中，必然形成不同的語音層次。楚簡中有些形聲字異體之間的語音差別比較大，就很可能反映的是戰國楚方言中不同的語音層次或語言內部的演變。

76 參看林虹瑛、村瀨望、古屋昭弘：〈戰國文字「罷」について〉，《中國語学研究開篇》第23号（東京：好文出版，2004年），頁71-75；鄭偉：〈古代楚方言「罷」字的來源〉，《中國語文》2007年第4期，頁378-381。

引用書目

- Baxter, William H.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2.
- and Laurent Sagart.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包擬古 (Nicholas Bodman) 著，潘悟雲、馮蒸譯：《原始漢語與漢藏語》，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 岑仲勉：〈楚辭注要翻案的有幾十條（一名楚辭中之古突厥語）〉，《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1961 年第 2 期，頁 53–72。
- 陳士林：〈彝楚歷史關係述略——涼山彝族東來說〉，收入張正明主編：《楚史論叢（初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年，頁 1–19。
- 陳斯鵬：《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
- 陳偉：〈《昭王毀室》等三篇竹書的幾個問題〉，《出土文獻研究》第七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30–34。
- 陳偉武：〈舊釋「折」及「折」之字平議——兼論「慎德」和「愆終」問題〉，收入陳偉武：《愈愚齋磨牙集——古文字與漢語史研究論叢》，上海：中西書局，2014 年，頁 80–88。
- ：〈一簡之內同字異用與異字同用〉，收入陳偉武主編：《古文字論壇》第一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26–138。
- 大西克也 (Ōnishi Katsuya)：〈戰國楚簡文字中讀作舌根音的幾個章組字〉，《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513–518。
- 鄧曉華：《人類文化語言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 年。
- ：〈關於古南方漢語非「漢」說〉，收入陳支平主編：《林惠祥教授誕辰 100 周年紀念論文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70–86。

- 馮勝君：〈論郭店簡《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語叢》一～三以及上博簡《緇衣》為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北京：北京大學博士後研究工作報告，2004年。
- 馮時：〈試論中國文字的起源〉，《四川文物》2008年第3期，頁46-49。
- ：〈巴蜀印章文字考釋——巴蜀文字釋讀方法探索〉，《四川文物》2015年第3期，頁32-36。
- 龔煌城：“The First Palatalization of Velars in Late Old Chinese”（上古後期喉牙音聲母的第一次顎化），《龔煌城漢藏語比較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2011年，頁69-80。
- 何光岳：《楚滅國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 胡海瓊：〈從出土文獻看上古楚語的性質〉，《學習月刊》2012年第16期，頁16-17。
- 黃伯思：〈新校楚辭序〉，收入呂祖謙編：《宋文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據《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影印），卷九十二，頁17a-19a（總頁1351-80-1351-81）。
- 黃麗娟：〈戰國多聲字研究〉，收入謝維揚、朱淵清主編：《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74-184。
- 黃人二：〈上博藏簡《周易》為西漢古文經本子源流考〉，《中國經學》第一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86-196。
- 黃樹先：〈古楚語釋詞〉，《語言研究》1989年第2期，頁109-117、45。
- 孔祥卿：〈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戰國時期文字狀況與彝文現狀之比較〉，收入向光忠主編：《文字學論叢》第二輯，武漢：崇文書局，2004年，頁354-377。
- 來國龍：〈釋謹與慎——兼說楚簡「丨」字的古韻歸部及古文字中同義字孳乳的一種特殊構形方式〉，收入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漢語言文字研究》第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156-172。

- ：〈從楚簡中「兔」和「鼠」字的混淆談古楚語與雅言的接觸和影響〉，收入朴慧莉、程少軒編：《古文字與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179-192。
- 李存智：《上博楚簡通假字音韻研究》，臺北：萬卷樓，2010年。
-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
- 李家浩：〈仰天湖楚簡十三號考釋〉，《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212-221。
- 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
- 李恕豪：《揚雄〈方言〉與方言地理學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頁8-9。
- 李天虹：〈郭店楚簡文字雜釋〉，收入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94-99。
- 李新魁：《廣東的方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
- 李運富：〈戰國文字「地域特點」質疑〉，《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5期，頁170-182。
- 林虹瑛、村瀨望、古屋昭弘：〈戰國文字「罷」について〉，《中國語學研究開篇》第23号，東京：好文出版，2004年，頁71-75。
- 林素清：〈郭店、上博〈緇衣〉簡之比較——兼論戰國文字的國別問題〉，收入謝維揚、朱淵清主編：《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83-96。
- 劉曉楠：〈歷史方言研究的本體與特徵問題〉，收入《21世紀的中國語言學（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458-468。
- 劉信芳：《楚系簡帛釋例》，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1年。
- 龍文玉、麻榮遠：〈苗語與楚語——兼答夏劍欽同志〉，《學術研究》1983年第7期，頁45-52、65。
- 龍耀宏：〈侗水語關於漢語「官」的稱呼來源於楚語「莫敖」考〉，《民族語文》1991年第4期，頁68-70。

- 羅運環：《出土文獻與楚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 普珍：《彝文化和楚文化的關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 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著，游汝杰譯：〈上古時代的華夏人和鄰族〉，收入王小盾編：《揚州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343-376。
- 著，潘悟雲、徐文堪譯：《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91-118。
- 石宗仁：《荊楚與支那》，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
- 蘇建洲：《〈上博楚竹書〉文字及相關問題研究》，臺北：萬卷樓，2008年，頁212-250。
- 譚步雲：《古楚語詞彙研究（中）》，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年。
-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頁185。
- 田玉隆、豐城、龍伯亞：〈楚語和苗語詞匯音義對照舉隅〉，《貴州民族研究》1984年第3期，頁163-165、183。
- 王志平：〈「東夷文字」的系屬與語言接觸問題〉，收入《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李學勤先生八十壽誕紀念論文集》，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頁589-602。
- 魏慈德：《新出楚簡中的楚國語料與史料》，臺北：五南圖書，2014年。
- 吳安其：《漢藏語同源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2年。
- ：《文獻語言的解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 鄔可晶：〈說古文獻中以「坐」為「跪（詭）」的現象〉，《簡帛》第五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437-442。
- 嚴學窘：《嚴學窘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
- 楊建忠：〈上古楚方言性質考論〉，《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9年第2期，頁121-124。

- 葉曉峰：〈上古楚語中的南亞語成分〉，《民族語文》2014年第3期，頁28-36。
- 葉玉英：《古文字構形與上古音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
- 俞偉超：〈東夷系統的已佚古文字〉，收入《揖芬集——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頁139-146。
- 張靜：〈郭店楚簡文字研究〉，合肥：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論文，2002年。
- 張永言：《語文學論集（增訂本）》，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
- 張振林：〈戰國期間文字異形面面觀〉，收入向光忠主編：《文字學論叢》第二輯，武漢：崇文書局，2004年，頁346-353。
- 趙彤：《戰國楚方言音系》，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6年。
- ：〈中古舌根聲母字和雙唇聲母字在戰國楚系文獻中的交替現象及其解釋〉，《中國語文》2006年第3期，頁249-255。
- 鄭偉：〈古代楚方言「罷」字的來源〉，《中國語文》2007年第4期，頁378-381。
-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
- 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2年。
- 周鳳五：〈郭店竹簡的形式特徵與分類意義〉，《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43-63。
- 周祖謨：〈漢語發展的歷史〉，《周祖謨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頁3-18。

Variant Speech Sound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Variant Characters in the Chu Bamboo and Silk Manuscripts —On the Nature of the Chu Dialect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YE Yuying

Xiamen University, College of Humanities, Chinese Department

In excavated Chu manuscripts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re are amounts of variant forms of phonetic compounds, interchangeable characters, characters in which a pictographic component has been replaced with a phonetic component, and double-phonetic characters. It showed some speech was the same as the Central Plains “Elegant Speech”, some close to it, while other speech was very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 variant graphs in excavated Chu manuscript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Chu dialect had already taken shape by the middle to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t that time, the Chu dialect still retained a complete set of voiceless nasal and liquid consonants and consonant clusters systems which came from “Elegant Speech” of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The formation of Chu dialect was a result of fusion of several ethnic languages, with the Central Plains “Elegant Speech” playing the dominant role combined with different linguistic layers.

Keywords: Chu manuscripts, variant graphs, Chu dialect, *Bianxing Yinhua*, double-phonetic characters